

小国的道德经济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控股公司特权自始即饱受争议。20 世纪 20 年代针对它提出的论点，几乎预示了下一个世纪对楚格税收政策的全部批评。这场辩论值得重构，因为它表明，该州是在充分意识到其道德模糊性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最著名的怀疑者是 Philipp Etter，一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时任州政府成员，后来成为联邦委员会成员。Etter 警告说，这部法律将吸引一些带来“麻烦多于欢乐”的公司。¹他的怀疑来自执政党内部，表达了一种保守主义的不安：这个信奉天主教的小州将与国际金融纠缠在一起，而国际金融的参与者及其目的对它而言都是陌生的。自由派议员 Albert Meyer 批评控股公司纯属投机。²在左翼方面，社会民主党人 Heinrich Gallmann 称这些特权“完全不道德”。³另一位社会民主党人 Fritz Fischer 谴责他所称的“有组织的逃税”，且使用了反犹太主义的言辞，而这并未招致任何后果。⁴

这些批评来自该州全部三个政治阵营，因而呈现出三种形式。保守派的批评担忧与国际资本结合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后果：该州丧失其身份认同、独立性和声誉。自由派的批评怀疑那些不带来任何实际业务活动的公司的经济价值。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则抨击这一制度的不公正：它允许资本所有者逃避纳税，而工人和农民却要缴纳自己的份额。其中一篇社会主义者发言中的反犹太主义

小国的道德经济

暗流提醒我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国际资本的辩论常常受到偏见的毒害，对避税天堂的批评也并非总能摆脱此类怨恨。

特权的捍卫者提出了一个务实的、着眼于财政的论点。州需要收入。控股公司几乎不需要公共服务，因此几乎无需付出成本即可带来收入。如果楚格不提供优惠条件，其他州就会这样做，把这些公司吸引过去。既然无法改变国际资本的行为，州所能决定的只是是否从中受益。这一论点在此后每一场辩论中都反复出现，其基础是将小国视为竞争环境中的价格接受者——一个无法塑造游戏规则、只能善加利用规则的政治体。

关于日内瓦的那一卷描述了加尔文主义的信贷道德经济：财富是一种托管，富人须为此向上帝和社群负责。楚格的历史中是否存在类似的道德经济？20 世纪 20 年代的辩论所提示的答案是：楚格税收政策的道德经济，就是小国的道德经济。它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是社群生存的优先性：一个财政拮据的小州，在危机时期，必须确保获得供养其公民所需的收入，并可为此目的行使其主权。第二是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州承认自己无法塑造国际资本的行为，并主张在法律范围内从中受益的权利。第三种是一种分寸感：从 Etter 开始，该州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与国际资本结合给州的声誉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楚格税收政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努力管控这些风险的历史。在雇佣兵服役时代，同样的三个要素也塑造了该州对外国年金的应对方式。这种惊人的连续性表明，20 世纪的税收转向是一种古老策略的新形式。

1 注释

1. zentralplus, “So wurde Zug vor 100 Jahren zum Steuerparadies”：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后来的联邦委员 Philipp Etter 警告说，这部法律将吸引带来 “mehr Sorge als Freude”（麻烦多于欢乐）的

公司；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 天主教保守派州政府委员 Philipp Etter 对意外后果表示了保留意见。

2. 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 自由派议员 Albert Meyer (1884–1950) 批评控股公司纯属投机。
3. 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 社会民主党人 Heinrich Gallmann 称这些特权 “ganz unmoralisch” (完全不道德)。
4. zentralplus, “So wurde Zug vor 100 Jahren zum Steuerparadies”: 社会民主党人 Fritz Fischer 以反犹太主义的言辞谴责 “organisierte Steuerflucht” (有组织的逃税), 而这并未招致任何后果。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g-a-moral-economy-of-the-small-state